

# 三民主義我半月刊

吳敬恆題

第一卷 第八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十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及發行者

三民主義半月刊社

重慶兩洋支路八十三號

印刷者 南方印書館

重慶民權路三十七號

三民主義內在的關係問題.....張鐵君

論民族氣節.....梁乙真

民族主義之科學的說明.....王鏡清

民族意識與民族力量.....張金鑑

周秦西漢武功的回顧.....涂克超

大唐天子萬歲！.....易君左

納粹的種族論.....宋國樞譯

編輯後記.....編者

定價：每冊五角半年五元

(單人學生黨員團員公私立圖書

館直接向本社訂閱八折優待訂

費請用郵局匯票勿寄郵票)

代售處：中國文化服務社

全國各大書局

本刊航空版

立 青年團安徽支團部  
 贛 青年團江西支團部  
 安 青年團陝西支團部  
 西 青年團湖南支團部  
 明 青年團南支團部  
 宋 青年團南支團部  
 昆 昆明新華書局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六六九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警字第一六六九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 三民主義內在的關係問題

張鏡君

三民主義究竟是哪三個主義呢？抑是一個主義呢？倘若三民主義不是三個獨立自存的單位，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那麼，它的內在的組織又是怎樣的一種相互關係？這是三民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這問題若不澈底的正確的解決，許多的誤解或曲解，便要由此發生。

對於這問題，從前也曾發表過許多意見，首先注意這問題的是劉慶蔭先生。他說：「三民主義彷彿是一個三稜角的水晶體，一面是民族主義，一面是民權主義，一面是民生主義，而三面都是同一個基礎，這基礎就是救國主義。」又說：「我們更要曉得，三稜角的水晶體，是面面通明的，由任何一面都可以透視到其他二面；尤其要曉得，山任何一面看時或由三面一齊看時，都不可以忽略三面同體的底邊是一個亮晶晶的救國主義。」

這三稜角的解釋，直到現在改譯鄭先生還以為非常正確，並引伸其意說道：一、整個的三民主義，應視為三位一體三稜角，三邊透明的水晶體。二、三稜的三面應視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三面互相透視，執一面可以看見其餘二面，就等於三民主義互相連環，猶一環可以牽繫其餘二環，並互相對照。三、底面為救國主義，頂面為救世主義，底面的中心點為唯生體，而其精神為「親愛精誠」，延長一線到頂面之中心點為協和體，而其精神是「天下為公」，而其由底面貫滿到頂面之垂直線，至好視為生存努力線。四、此種生存線的努力，由空間放射到三邊，能表現廣生的力量，由時間貫滿到頂點，能表現延生的力量，廣生與延生的並動，能够相輔而成，相助為理，定時促進社會和宇宙為合理的向上的進化。綜此全過程來看，謂之民生或唯生史觀。（見軍事與政治月刊改著）

段先生的解釋，可謂精密詳盡，意見亦極正確，惟其所引三稜體的比喻，仍不能不有缺陷。三稜體既有三稜，也因而有其界限，三民主義內在的相互關係是交織的，打成一片的，原無界限可言，縱有界限亦不如三稜體那樣分明。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間的真實關係，也難於指出。社會

的一切現象，如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宗教等等，不過隨事舉名，究其內容，實互相涵容，互相滲透。宋瑛忠先生說得好：「試以法律為例，關於政府組織及國民公權之規定則分屬於政治，關於財產之規定則分屬於經濟，關於信仰之規定，則分屬於宗教。……以經濟為例，就物品之所有權而言，則屬於法律，就物權之保障而言，則屬於政治，至於他人所有之物不可侵犯之觀念，則又分屬於宗教道德之範圍。」所以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也是如此，三者的區分不過由於我們觀察的角度不同罷了。水晶體既是垂直的，由底面的救國主義發展到頂面的救世主義；但頂面的面積仍與底面相稱，繼續不能逐漸增加，故祇能表示時間的延長，不能表示空間的擴大，中心的力量，尤其如此。

故以三稜體的引喻說明三民主義的內在關係，仍然不甚貼切。

胡漢民先生的三民主義連環性一書，雖曾稱許劉先生的引喻，然而他自己却以連環的關係來解釋。他以為世界之反革命是連環的，其總結晶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核心有三：一是軍國主義，二是官僚主義，三是資本主義。要對抗此種連環的反革命勢力，同樣也要以革命勢力結晶成的三民主義為武器，才能够獲得勝利。但所謂實行連環性的三民主義，他說：就是（一）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二）實行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三）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其特點是：民族主義需要民權主義，需要民族主義來牽繫它的責任心，同時需要民生主義來推進它的實在性。民生主義，需要民族主義來牽繫它的前途的障礙，同時亦需要民權主義來保障它的澈活的實施。他這樣來證明三民主義的連環性，「到胡先生連環」二字，使我們立刻聯想到一種三個鐵環的相連體。這種舉喻似乎較劉先生稍勝一籌。三環相連，三者的界限便無從說起，然而彼此各成一環，三者便不能合而為一。由這種舉喻來表示三民主義的內在關係，三民主義三阿

一的整體性，又彼此為一而三的關連性，換言之，就是由一元又化為多元了。而且最主準而一點，那三環重疊處的中心，究竟表示什麼？胡先生似已忽略，忽略這一中心，就無異於忽略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認識便不完全。他的弱點，恰與劉先生相對，劉先生的三民主義可以表示三民主義的整體性，但失之於太有界限，胡先生的連環體，可以消除三者的界限，但又將三民主義的整體性化為三環了。總之，兩環體均有所失。

周遊佛海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一書，號稱名著，但對於三民主義內在關係的意見是荒謬的。表面看來，他與劉胡兩先生的理論有些符合，其實劉先生的三民主義論，到他手裏却變成了互為條件論，胡先生的連環關係論，也被他變成了互為限制論。他之所謂互為條件，意即若要某兩項主義成功，必以某一個主義先成功為條件，這樣的解釋，單從某一個主義看好像很對，然若綜合起來，這種理論，完全是八股式的制藝，內容實等於零。例如何以先要民族主義成功為條件，然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才能成功？他說：「印度朝鮮的人民，在英日的宰割之下，決得不到政治的平等和經濟的平等。」所以這種被宰割的民族，如果要解決民權和民生的問題，便非先打倒支配民族而脫離被宰割的地位不可。這就是說民族主義成功以後，民權民生的問題才能解決，單從民族主義一方面看，好像是對的。可是依同一的邏輯，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成功又必先使民權主義成功，才有可能。如果政權操諸少數特權階級之手，他們為維持其特殊地位，勢不能不求帝國主義之歛心而為其後援。所以要求實現民生民族兩主義，又不能不以民權主義為先成功為條件，以是類推，欲求長權民族兩主義的實現，又不能不首先實現民生主義，我們如果從某一項主義來看，他還講以某一主義先成功的互為條件論，尚能言之成理。然而綜合起來一看，既然三個主義中每一個主義都應該首先成功，然後其他兩主義的成功才有條件，那麼，三個主義究竟那個主義應該最先成功呢？這一個最先成功的主義，又以那一個主義的成功為條件呢？他的理論的本身便自陷於矛盾了。

周遊佛海之所謂互為界限，實有互相限制的意思，與胡先生的連環論也不同。連環論是說三者相輔為用，互為推進，不是界限論之相互牽制，互為約束。一是內在的協調和諧，一是內在的相互矛盾。因為三民主義中的每一

主義，其本質原來就是完美無缺，即使單獨發展，也無任何流弊。例如民族主義，從國內民族平等做到全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在發展的過程中，無論如何決不致走到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民權主義，將權能分別出來，將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使得合理的劃分，無論如何發展，也決不致達到獨裁政治。三民主義中的每一主義不僅毋須其他兩主義互為限制，反而需要其他兩主義互為推進。如果每一主義都需要其他兩主義限制，才無流弊，那就無異於認為三個主義都有變質的可能，這完全是一種侮辱的解釋，在亂臣賊子的眼光中，仁義道德，也成了他們的談話之器。

三民主義的研究日漸發展，三環論與連環關係論，大家已感覺到他們都不能找到三民主義的一個本體，幸有戴季陶先生三民主義之哲學基礎一書，這本體才被指示出來。戴先生說：「三民主義並不是三個零份，就本體上看，只有一個民生主義。就方法上看，才有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戴先生認為民生主義是「總理一生最注重」的。他說：「先生一生的精神，全部是注在民生主義。」我們可以曉得，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最初的目的，最要的目的，都是在於民生。」「民生主義，實是先生全目的所在，二十多年來，先生每次講演革命道理，必定是把民生主義，作為最重要的論點，一切問題的中心。」他又在民生哲學系講演說明，「先生的三民主義原理，全都包含在民生主義之內，其全部著作，可總名之曰民生哲學。」不過我們要知道，戴先生所謂民生主義，有兩個意義，一是作本體看的，一是作方法看的。作本體看的民生主義，即「總理所謂歷史中心的『民生』，作方法看的民生主義，那就是建設之首要的『民生』，這即是如何解決衣食住行業的方法，前者具有哲學性，後者則屬於經濟範圍。因此總理將民生史觀併於民生主義中講演，戴先生對於兩者均謂之民生主義。現在有些人將經濟性的民生主義，竟統括了民生史觀進至於予民生哲學以唯物的解釋，錯誤的來源，即基於此。無論如何，三民主義內在關係的研究，因戴先生哲學基礎一書，才能由連環性的多元論的認識，進到有本體的元論的認識，因而三民主義才真正三位一體的成為一個主義。

近來因內在關係的研究，日益深入，以上的理解仍是不夠的。因為這是一從一種的觀點出發。三民主義的內在關係，固然是平衡的均勻的，配合得

十分停妥恰當的。但此種關係，不能不依一定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的流動變遷而有所改變。總理雖主張三民主義要同時解決或一齊實行，但解決或實行的進程中，勢必要與一定的時代環境相適應，有適應便不能不有先後緩急，於是內在的靜的關係便轉而成為動的關係了。總理在同盟會宣言中說道：

「三者之中，屬於時勢，差有緩急，而所以精美政治之道，則初無輕重大小之別，遺其一則俱弊，舉其偏則兩乖矣。吾黨之責任，蓋不卒於民族主義，而實卒於民權民生主義，前者為之始端，後者其究竟也。」又說：「吾黨所標三大主義，由民族而民權民生者，進行之時有先後，而欲造成圓滿純固之國家，以副其始志者，則必完全貫徹此三大主義而無遺。」

可說三民主義關於時勢，便有緩急，進行之時，亦有先後。但是深切注意的，此種先後緩急和毛澤東的階級革命論大大不同。因所謂先後緩急，仍然是在同時進行的一種比較的意義，實未舉其偏而遺其一，這是並列平行的三者間較有先後緩急的關係，而非階級革命論將三者化為三個階段而魚貫式的進行。有如三人並轡而馳，因地勢的崎嶇高下，以致較有前後緩急的現象而已！從這一種動觀來研究三民主義內在關係的人現在尙屬少見。楊玉清先生在五十年代創刊號，從三民主義的革命對象來看三民主義，意義或近乎此。他對於蔡子民先生謂「總理的思想為折中論，認為祇包含一部份的真理，總不能說明三民主義的全貌，因三民主義內在關係的靜的理解，祇是固定的，凝結的，而不適於活用。因三民主義是革命的武器，應該使革命的對象，站在三民主義的前面戰線，那才足以表現三民主義的精神，如果將三民主義講得不疼不癢，儘管認為崇高偉大，而三民主義終久是不會發生力量的。」

這種由革命的對象來理解三民主義的內在關係，三個主義間便不能不有緩急了。他說：「經濟因為是解決民生問題的基礎，所以成爲一切的主旨，其餘的東西，只是上層建築物，這不能因爲是馬克斯說過，我們就不認他是真理。至少我們應該承認經濟要素，爲一切要素中的最大者。」他並畫了一個金字塔的圖形，以民生主義爲基層，而民權主義民族主義層疊其上。然而這却不一種唯物史觀的解釋，實則以資本主義爲最主要的革命對象的現時

代中，民生主義看爲是三民主義中的一個最基本的主義，經濟的因素看爲是較大的要素，這正是民生史觀的觀點。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的區別，祇是在不承認社會唯物史觀的經濟爲歷史的中心，而祇認爲進化的條件。中心是主，條件是從，歷史進化的主要條件，應隨時代的進展而有變遷，而人類的求生存歷史的中心動力，却永不改變。唯物的史觀將一定時代主要的最大的條件的經濟，看爲是貫通一切歷史時代的原動力，這就我們所不承認的。不知經濟條件的重要性質，要隨時時代的演進而減少，生產愈豐富，分配愈平均，人類的條件要逐漸從經濟的桎梏解放出來。科學藝術便要代經濟條件而配重要的條件了。當然，在現代應又反對經濟的重要性質呢？楊先生的金字塔的圖形，如果是從動的觀點上，從條件的觀點上，從以資本主義爲主要對象的觀點上而言，這可以說是對的。

統觀三民主義的內在關係的解釋，無論其爲動的解釋或靜的解釋，如果要將它的那種圓形的有機的關係完全表達出來，我以為莫若繪之爲一種細版或生元形的球體，似乎較少流弊。我們試設想一個球狀的果實，實內有核，核裏有仁，核外包圍着肉層及皮層，那果仁即認爲天地大德的「生」，是三民主義宇宙哲學的基礎。果核即可認爲歷史重心的「民生」，爲三民主義的本體，肉層即可認爲統括民族、民權、民生而言的救國主義，那果殼或皮層，當然可認爲大同主義了。

當然，三民主義原沒有什么與界的，爲便於研究與認識，也可由果實的南北兩極畫一條內度相同的虛線，而赤道上也以畫一緯線，由南北兩極的頂點作一垂線，則其軸正交於核心，這些線條，事實上自然是不存在的，正如地圖上的經緯線之爲虛線一樣，這三條線線可視民族民權民生的區分。假如這球體是較規則的圓球形，軸線正交於「民生」的核，則民生即可稱爲全體的軸心，這就是三民主義內在關係的靜的理解。但這樣有規則的球體，是絕無僅有的。一或事實因所處時空環境的不同或爲圓或爲橢圓，某部份或生而隆起，或生而凹入，事實上全不一定。在這種不規則的球體中，從軸的兩極的頂點作一直線，如果要通過那「民生」的核，於是祇有重心而不是中心了，這就是三民主義內在關係的動的理解。總理所用的「中心」「重心」兩字，意義不同。因「中心」是靜的重心，「重心」是動的中心。三民主義之有所先後緩急，就由於民生的重心，因時代環境的變遷而常有移動所致。重心傾於某「主義」，那個主義便是所急所先的部份了。總之，三民主義的內在關係，如果以這樣的球體來解釋，我以為是比較的光實完美，比較的圓滿無疵。

# 論民族氣節(上)

梁乙真

在未入本題之前，我先講兩個普通而膾炙人口的故事：

「齊朝有一士夫，嘗謂我曰：『我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說，教其讀史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儂而不答。男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齊朝之梁頌氏家訓教子篇）

「宋亡後，沈敦之逃占城（安南），乞兵與復，占城以國小辭。敦之幼乘庭之哭而不得，乃留居其國。占城王賓之而不臣，敦之憂憤而卒。其王作詩挽之曰：『偷哭江南老領癯，春風拭淚爲傷情，無端天下無日月，致使人間有死生。舊壘日雲愁故國，一杯黃土蓋香名，英雄好逐東流去，莫向滄洲聽不平。』（明嚴清殊城周容錄引灌漑亭筆記）

在上面所舉的兩個故事中，我們一看就可以判斷他們的是非功罪。前一個是「民族的萌芽」，這樣的萌芽不必多，只要有一個——一粒種子，培養大起來，就可以亡國滅種。後一個可以說是「民族的靈魂」，這個靈魂，用古語講，就是氣節，用現代語講，就是具有完全人格的人所表現的充實光輝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如果擴而充之，可以達到「幾乎天地之間」的衆高境界，而其表現於亂世的，則爲疾風中的勁草，風雨中的鸚鵡，可以「立人極」，可以「張國維」，可以扶大廈之將傾，可以挽狂瀾於既倒。因此這種「生命力」可說是一種轉運世運，光大人生，扶植社會生存，延續民族生命之偉大的精神堡壘。

美國柯雷（Clegg）教授說得好：「一個健全的個性，有裨於社會，與一個健全的民族性有益於國際社會有幾。我中華民族有五手餘年的光榮歷史，有四萬萬五千萬的男女同胞，有一發達很早的文明，有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復由此種精神，無形中鑄成一種「金甌無缺」的民族性，普遍深印在四萬萬五千萬每個人的心底，政治可以革命，經濟時有變遷，而民族性則屹然不動搖。德雷非希德（J.G. Fichte）說：『土地經濟政治組織，皆非形成

民族之要素。所謂民族乃一種神聖的道德的組織；民族之要素，在有特殊的道德，足以表現其民族性者；惟民族性之自身，始具有復興之力」。這是非

希德於一八〇六年德國慘敗於法後對我國所發出來的警鐘。我們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優秀的民族，且具有許多優美的特性：所謂「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互助觀念，所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觀念。所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負責觀念。……無論鄉村都市農家田家，無時無地不流露此種至高無上的民族性的美德，故能立國強統，綿遠無疆。

一個民族的民族性，是與這個民族的民族氣節有着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民族氣節的高下是隨着民族性的高下爲轉移的。有怎樣的民族性，就有怎樣的民族氣節，換言之，民族氣節只是民族性表現於外的一種姿態罷了。例如日本的民族性過於偏念，因此他所表現的民族氣節，便是武士道的「切腹」；印度民族性偏於消極，因此他所表現的民族氣節，便是甘地的「絕食」和「不合作」；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博大，寬厚，勇武，堅忍，故其所表現的，便是尚中庸而惡偏激，喜和平而惡侵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沖天」。堅強抗戰，奮鬥到底。凡此都是世界民族學的研究者所公認的。但是我們這種民族氣節，不是忽然而來，不是模倣而成，是經過悠久歷史的糅合逐漸鍛鍊而成的。茲將我國古代經典裏關於闡述民族氣節的話摘錄出來，以見其源遠流長世代相承之跡。

一、周易一書爲我們最古的哲學經典，講到氣節方面的話很多。如云：「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又如「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不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安節亨，甘節苦」。這是說氣節乃君子應守的道德，若人生不講氣節，而致後悔與嗟，又將誰咎？只有安心甘願守氣節的人，才能百事亨通無往而不吉祥。

二、禮記一書中書行篇，乃是孔子自述其理想中的君子德行。茲摘錄三段如下：「備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好樂，見利不虧其義。却之以衆，阻之以





# 民族主義之科學的說明

王鏡清

民族解放的呼聲已瀰漫全世界，美國種族黨對有色人種的偏見，已成了美國今日的國是。這固由於民族學的大發展，但更由於列強的自學使其不得不修正以往的錯誤觀念，並改變其趨狂態度。然亦由於科學的進步，推翻了帝國主義者的種族優越感的理論基礎，為今後的民族解放運動作了一種科學上的準備，使帝國主義者雖欲固持其種族偏見而在事實上有所不能。這顯明了國父鑒定的民族主義的偉大與正確。茲作下列之說明。

## 一 帝國主義與舊的民族學

狂暴的帝國主義者侵略弱小民族，奪取物質的利益，取得管理殖民地的政治上的權利，有許多令人動聽的理由，作他們的口實。在他們的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之中，最狡猾而纏綿動聽的，莫過於說他們是優秀民族，負有為有色人種遺留的責任；應盡遺留責任，是出於他們的慈善心，並不是侵略。英國的詩人吉伯林 (Giblin) 在一八九九年所作的「白人的負擔」一首有名詩中，真正的意思，無非是說退化的亞洲人與非洲人都是愚昧野蠻，一半像鳥，一半像小孩子，管理他們，教化他們，就是白人的負擔。吉伯林催促他們白人——

挑起白人的擔子來——

挑你最好的子弟差出去，

派定他們永遠充軍，

給他們套上頸鎖，背負委曲，

去伺候你們的俘虜，

給那風聲的野人去當差——

你們那新捉來的獵人都豈

半像魔鬼半像嬰孩。

帝國主義者把他們的「母胎的慈善心」裡有比這更詩說得更明顯的。

三民主義半月刊

張伯倫 (Balfour) 於一八九三年在島于達 (Cape) 演說的時候說：「擔任非洲的文化事業的一部分，是我們的責任」。法國的大政治家莫列 (Maurice) 近大聲疾呼的說：「優秀的民族呀，(法蘭西人自然在內) 你們有教化劣等民族的義務」。

究竟誰是優秀民族？誰不是優秀民族，而是劣等民族？帝國主義的語彙沒有道理！原來是藉所謂「白人的負擔」與「優秀民族」、「劣等民族」等等作為侵略弱小民族的口實，以促進他們的侵略政策的進行的。

然而他們盡他們的學理上的根據。斯賓塞爾先已著有社會學原理，作他們的聖經。書裏面的關於民族學的記載極詳盡，極有趣味。凡欲明白帝國主義者敢自稱為優秀民族，稱有色人種為劣等民族的原因的人，莫不願把他的社會學原理上關於民族學的記載翻讀一次。可是他是正統派的民族學的代表，與最近的新派的民族學的代表鮑亞士 (Boas) 與克汝爾 (Kroeber) 等人的見解絕不相同。這是讀者須注意的。

斯賓塞爾說，原始民族身體的大小與他們中間化的文明有關係。如在北美洲，普羅格種族及其附近的種族都是身材矮小；勾尼族亦是同他們一樣的矮小。南美洲的種族，如基阿那的印第安人是在五呎五吋之下；阿刺瓦克人中少有超過五呎四吋的人；瓜列沁人幾不上五呎。至於在北亞細亞的未開化的民族亦復如是。如格耳基亞人平均是五呎三吋或四吋；喀羅羅達耳人普通亦是身材短小。至亞洲的南部亦是同樣的情形，普陀亞人的男子未超過五呎二吋，女人未滿四呎四吋，宋安格人的男子不上五呎，女子不上四呎八吋。斯賓塞爾以為宋安格人或許是這些種族中最退化的種族。

「究竟劣等民族原來的特質是什麼程度？因為優秀民族的顯赫，住在不適宜的地方，增加這個特質到什麼程度？」他自已回答說，厄斯快魔克斯人和拉伯蘭人向短小，雖然不完全是因為嚴酷的環境阻礙了生理的發展，却一部分是因為氣候所致。弱的種族時常被較強的民族驅逐到最偏僻的地方去住。

體質就有增加身材與體力差劣的趨勢。最退化的種族的短小，有的甚至就是如此。有的是後天的，有的是——一半由於先天，一半由於後天的。身材短小，大概是先天的居多。布西門種族，阿卡種族，以及他們的住在非洲的同一血統的種族，不是黑種變種的短小種族，乃是黑人一個種族的後裔。總而言之，他這舉凡許多種族說原短小的人是生來的，不是由環境造成的。同時，他這種原人並不對的小於進化的人，如澳洲土人在個人方面在社會方面，都很差劣，但能長到適當的身材，而現在已經消滅的哥斯馬尼亞人亦是如此。他的結論是：人類的種族，如別的種族一樣，大體是較高的進化的特質之一。各民族彼此發生衝突的時候，因為體質優越的人占勝利，所以體質大的民族就得以生存，而普通的原人比較普通的文明人小。

論到未開化的人的下肢，斯賓塞爾說也是比較小。他引起許多人的話做證據。他說奧斯太高人的腿柔弱，喀喇喇達耳人的腿短而弱。印度山中的種族中，科喀人的腿，與身之長相比，也是短的。哥羅格人的腿小而而曲。瓜利兒人的臂與腿短厚。就是高大的巴塔哥尼亞人的四肢和肌肉也不壯，骨體並不大。在斯澳洲亞亦復如是。縱然澳洲土人的腿如歐洲人一樣長他們的腿一定是不壯。阿卡人的腿不但小而而曲，並且運動乏力，步履蹣跚。在民族彼此發生衝突的時候，有發達的腿的人必得優勝。因為彼此接觸用力量的時候，身體與臂所出的力，要腿支持。所以有較強健的腿，除轉運的便利而外，足以成優秀的民族。原人的腿，按斯賓塞爾的意思，無論如何，是不及他們的白人的。

除此而外，斯賓塞爾說未開化的人不及開化的人有力，不能忽然用很大的力量，也不能用力太久。現在已經不存在的塔斯馬尼亞人雖有精力，力量證明他們的力，還是不及文明人。達馬拉人的肌肉雖發達，但是比較力量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英國的一個普通人。走遠路的時候，達馬拉這種野蠻人若不採取英國人的稱價，不久就疲乏。美洲的民族也是這樣。厄斯快鹿克斯人比較衰弱，達科塔人如一切野蠻人一樣，缺乏體力。斯賓塞爾說依此比較，野蠻人不及文明人有力，有兩個原因：第一是野蠻人比較缺乏運動，第二是野蠻人的神經系統比較小，腦筋比較小。

關於智力，斯賓塞爾也說原人不及開化人。原人沒有發現通則的概念。

既無記憶，所以也不能如有文字之社會一樣，預測未來的結果。如「財產」和「原因」這種抽象的意思，到較高的階段的時候纔有。原始的人類，僅有較簡單的話語；「有複雜的問題，就不能應付。斯賓塞爾更舉了一個關於阿希人的記載：「土人的心理，在受過教育的人看來，好似睡覺一樣。」惹起他的注意的時候，他時常很快的回應，機巧的和你辯論。但是一個短促的談話就可使他頹倦，尤其是在所問的問題要用想像力和記憶力的人時。野蠻人的心理因此似乎是薄弱無力，飄忽不定」。再如巴西的印第安人，問他的語言的時候，他就不耐煩，說是煩瑣，表現他不耐煩的答覆。阿比波人對於一件事不能一望即知的時候，立刻就耐煩考察，黑人也是這樣。就是如瑪拉西族這種較後的民族，也是沒有深長思考的心理的特質。至於原人對於一件事求因果關係的心思更是有。沒有求因果的意思，因之就無合理的驚奇心。斯賓塞爾說：「最低劣的民族，不注意稀奇的東西，幾乎是大家一致承認的」。實據：人對於極新的東西完全表示冷淡的態度，澳洲土人在船上對於周圍的一切則表示一種說不出來的極冷淡的態度。澳洲土人在船上對於周圍的一切則表示一種說不出來的極冷淡的態度。澳洲土人沒有好奇心，這就沒有好奇心。因為他們只有極微的思慮力，雖激起驚奇的事，他們也不詢問。所以斯賓塞爾又說：「顯然對於新的東西沒有求知的心，是較劣的心理狀態的特性，是進步到有系統的知識的阻礙。有有系統的知識，纔有合理的驚奇心及因此而發的合理探問。……缺乏思索的能力，和與此相聯的求知的願望，野蠻人遂無思考的傾向」。

原始人的身、肢、力量，智力既然都不及開化人，原始人的社會在進化上自然也是落後。斯賓塞爾說社會分為簡單、複雜、二倍複雜、三倍複雜的等級，由最低級社會變遷到最高級社會要經過這些階段，社會的進化，是依這個次序向前進的，且只有依這個次序進化纔可能。同一等級的社會，在構造上都是相同的，按照一定的次序進化。（以上參照註一）

帝國主義者因為近二百年來的科學上的進步，物質文明的發達，在意識生，身體發達的緣故，就利用斯賓塞爾這一級人的意見，說他們是優秀民族，和文化發達的民族，其餘的民族，都是文化落後的劣等民族。因之要担起「白人的負擔」來為有色人種謀幸福，以實行他們的侵略主義。



帝國主義者說話的理論上的荒謬，既是根據斯賓塞所代表的老派的民族學的見解，斷定他們是優秀民族，文化已經進化到比有顏色的文化高兩程度。我們爲求真理起見，根本上就不得不研究斯賓塞的著作。假使我們現在僅就他的社會學原理上的原始人問題來談，我們就可以曉得他所用的治學的方法，是極不科學的，就是他先預定了成見，然後搜羅材料作他們的學理的說明。他未作過科學的考察，亦不注意各原始民族特殊的歷史，因之證據不確鑿，學理也缺乏科學價值。至於他的社會進化的階段說，斯賓塞教授說他沒有收集充分的證據，來證明他所說的由一個階段進到另一個階段的推論是合理的。(註二)

觀此，我們可以明白舊派的民族學的學理在科學上的價值，同時也可明白帝國主義的語毫無科學的根據，只是種族的偏見，和橫暴的表現。

## 二 最近文化人類學上之民族平等觀

世界上的民族，都應當是平等的，任何民族沒有權利壓迫其他的民族。帝國主義者說他們是文化進步的優秀民族，藉口侵略弱小民族完全是由於種族的偏見和侵略別人的野心。讀父說「世界上的人種，雖然有顏色之不同，但是講到聰明才智，便不能勝有什麼分別」。(民族主義第一講)

但是帝國主義者說他們是優秀民族，有他們的理論上的根據。他們的根據，就是在本文以前所說的社會學上的舊見解。斯賓塞的見解，固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一小部分的道理，但是至少我們可以說沒有科學的證據。文化的進化，雖有先後之不同，但不能說文化先進的就是優秀民族，文化後進的就是劣等民族。當中世時，阿拉伯之文化，遠在歐洲諸國之上，爲歐洲人所拜服，白人非劣等民族而何？所以文化的進步與種族無關。斯賓塞所以以各民族身體之大小，定民族之優劣，近來已爲事實所否認。

一 人類的文化，也不是以種族的遺傳與自然的環境可以說明的，人是有文化的動物，與動物植物不同。動物與植物的行爲和形狀可以拿來遺傳和環境說明，因爲動物植物沒有文化。生物學的知識，是不夠說明文化人類學所要說明的各民族的文化的。這並不是說遺傳和自然環境不能應用於人類，我們只是說牠們於人類的文化上的關係是渺漠的。因爲近來生物學的知識增加，所以人類

輻帶帶生物學的方法，不加變通，運用到文化人類學上的問題。這個手續雖極簡單，但是因此就發生荒謬的結果。人類的各方面的狀態，應拿生物學的原因來說明，人類文化狀態，應拿人類文化上的原因來說明，所以白人近二百年物質文明的進步，不能牽涉到種族的優劣問題。斯賓塞所說的原始民族在身體和體力以及智力上不及白人，以劣等民族視之，是科學的文化人類學所否認的。德亞士認爲美國人對黑人的傳統的種族情感仍然存在，總是黑人發展和進步的極大的障礙；以爲黑人與白人若處以平等的地位，則其將來未敢預下，便是一個例證。德亞士說：

「原始人沒有制止衝動的能力，沒有注意力，沒有思想上的獨創，沒有清楚的推理的能力，這種普通的說法，是不能存在的；原始人與開化人都共有的有這些本能，雖說激動他們的環境不同」。(註三)

他又在「原心理」一書的種族偏見論上說：

「現在我們可以總和我們研究的結果。這個未證明的假定，說文化上的進步與心理上的本能是一致的，是一種錯誤的判斷，文化發展的不同，研究歷史上的事實就可明白，不能牽涉到各民族有什麼本能的差異。還有一種普遍的假定，說白種人代表人類中最優秀的人種，也是一樣的錯誤，因爲解剖學與生理學上的研究，均否認此等見解」。(註四)

茲將人種差等說的要從各方面論證。(註五)

甲、從心理上論證——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舉行過從前未有之心理的測驗。這種測驗的目的，是要按照各人的能力，分配相當的工作；尤其是要防止不滿意的人負重要的責任，以致不能勝任，貽誤大事。例如，使個目標量的人不担任飛行的事；使不體命的人不在機器的戰線上服務。這種測驗是很實際的，因爲可以曉得某人適宜於某種工作。他們測驗的時候，未注意測驗不適宜的原因，却是一個重要之點。因爲拿各種軍事上智力的測驗來測驗人種上的問題，是間接的客觀的。當時按民族或國家所分的組，在結果上所得的能力的差異，並未表示是由於種族或環境的原因。在美國的測驗，給受測驗的人分數，是自A起至C止，用正負號代表或多或少於所得之分數。測驗的結果，按每組人數的百分數，得中分數爲C，分數有多於C者，有少於C者。其結果如下：

組及人數

英國人	四一一	九	七一	二〇	二〇
一般的白人	九三、九七三	二四	六四	四二	一
意大利人	四、〇〇七	六三	三六	〇、五	一
波蘭人	三八二	七〇	三〇	〇、五	一
一般的黑人	一八、八九一	七九	二〇	〇、五	一

從這數目的表面價值看起來，好像每組在智力上有很大的差異。因為民族的自大，普通一般的白人也都承認這個表面價值。英國人比較一般的白人成績好，可以說是代表比較純粹的盎格羅撒克遜民族。但是意大利人與波蘭人的成績太低，他們是拉丁民族及斯拉夫族，都是高加索人種，在這件事上是英國人的大污點。因為黑人的成績最低，而意大利人及波蘭人的成績，與黑人的成績相距太近，此中看不出種族的意義來。

若再把這個結果解剖之後來研究，便可明白。就是，美洲北部的黑人比南部的黑人成績好。北部的黑人在平均分數以上的人數，十倍於南部的黑人在平均分數以上的人數。在平均分數以下的人數，儘管南部的黑人在平均分數以下的人數之中，這種差異，是由於北部的黑人的教育程度的提高，謀生的能力的改進，和較多的機會。總而言之，就是由於有較好的社會環境。因為社會環境的影響，在美國北部的黑人甚至成績遠在意大利之上。

組及人數

黑人美國北部五州	四、七〇五	四六	五一	〇、三	三
意大利人	四、〇〇七	六三	三六	〇、三	一
黑人南部四州	六、八四六	八六	一四	〇、三	一

由這個心理的測驗，在智力上，可知沒有種族的優劣。因為意大利人是純種的高加索人種，與南部的黑人所以不如北部的黑人者，教育之機會和社會的環境不如北部黑人故也。

約翰霍布金大學實驗心理學教授葛拉普曾說道：「現在的傾向是以為種族的心理差異，主要的由於遺傳，環境的關係很小。然而這種假定，是不幸的事，因為沒有事實來支持。英國人或德國人中的少數優秀份子，近來大提倡大納迪克種族的謬說，其中包括斯甘的那維亞人，德意志人，盎格魯薩克

遜人，認為由於遺傳，他們比「地中海」與「阿爾卑斯山」的種族都要優越許多，這個「偉大種族」的消滅，將會使這個世界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地。這種觀點，在人類學上站不住。較合於真理的是：凡認自己為「選民」，對文明的進步有不可分性的民族，就是一種驕奢，必須減少這類的民族，文明乃能繼續的前進。（註六）

乙、從生理上論證——高加索人成人平常的體溫是攝氏三十七度（華氏九八、五度），脈搏約七十次，呼吸每分鐘在十七次或十八次左右。若是黑人的體溫平均比較高，則他們平常的行為就該激烈，行動比較快或是比較不安定。再若是蒙古利亞人的脈搏率比較低，則他們反應環境的刺戟必定較遲鈍，嚴肅。如高加索人的老年人一樣。但是考察的結果，黑人與蒙古利亞人的體溫，脈搏，呼吸都與高加索人相同，沒有什麼差異。

赫德尼嘉（Hagedorn）在美國四南部及墨西哥西北部的七百個印第安人中測計他們的脈搏，每分鐘平均是六十次，比較白人少幾十次，似乎從此可以看出有種族的意義，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印第安人的腦力是笨鈍，沉靜，遲慢。但是測計的人數畢竟是太少，他們不能代表全種族。並且他們是多半住在高原，而高度顯能影響心的動作。在未有充分的證據之先，是不能因這個不可靠的證據下判斷的。

人的內臟分泌腺活動若有差異，也可以定種族的優劣，因為腺狀腺，黏液腺，和性腺等的活動太過或不及，不但影響身體的健康，並且影響人的性格，情緒或智力。例如，一個人患癡呆病，是由於腺狀腺未發其作用。以所狀質及腺狀液的補助時常可以醫好。但是至今日各民族完全無所謂分泌腺的差異。

丙、從病理上論證——世界各民族的死亡率，各有不同。死亡的原因，多由於特殊的病症。疹熱症是未開化的人的一種極厲害的傳染病，症時常在一兩年之內在一個地方也致人口死亡四分之一。但是還不能說是由於某一種族有患這些病的傾向或是缺乏抵抗這些病的力量。反之，或是因為這一個種族以前從未患過這些病，沒有習於抵抗這些病的緣故。所以患疹熱症病症與否，不是由於遺傳或人種的優劣。譬如事實上披里尼亞安人或美洲印第安人患過的傳染病，兩百年之後，英國人也是一樣的患這種傳染病。

若以患癱瘓的死亡率研究人種的優劣問題，又可作人種差等說的證據的。因爲白種人患癱瘓死的最多。癱瘓的原因不是由於種族的遺傳，或人種之優劣，蓋每年每十萬人口死亡率之統計如左：

一九〇六——一〇	丹麥	一三七
	英格蘭	九四
	美國	七三
一九〇九——一一	約罕涅斯堡 (白人)	五二
	(黑人)	一四
一九〇六——一〇	納塔爾	五六
	歐洲人	一一
	東印度人	五三
	中國人	五
一九〇八——一三	馬尼拉	五二
	白人	二七
	菲列賓人	一九
	中國人	七
一九〇一——二二	美國	五七
	白人	五七
	黑人	五六
	印第安人	四
一九〇八——二二	大崎市	六〇—五〇
	北緯度	五〇—四〇
	南緯度	四〇—三〇
	南北緯度	三〇—南緯度
	南緯	三〇—四〇
	天	一三
	九〇	七八
	一〇六	九二
	一九〇〇——〇二	一九〇〇——〇二
	一九九	一五九
	一〇二	一一一

三民主義半月刊

傳教士	八一
掃煙甫的人	五三二
蒸酒的人	一九〇
五金匠	二二〇
陶丁	八八
	九三
	二八七
	二三九
	一三七

總觀以上之表，癱瘓與自然的環境與社會的職業有密切的關係。若人種上有優劣之區別，白種人必爲劣等民族可知。然而事實上癱瘓與種族遺傳有無關係至今尚未證明；即有，亦必甚微，爲非種族的影響所勝過；也許完全沒有關係。這是人種差等說的謬妄的另一證明。

丁、從解剖上論證——人是人類的一個種族在解剖上比較其他的種族類似猴子，我們可以說這個種族是進化落後的種族。在體格上落後，在智力上亦必落後，但是事實上各種族的體格並不一致。黑人可以說近似猴子，因爲他的牙床骨凸出，前額未突出，鼻子寬而低。高加索人適與此相反。高加索人有寬的顎骨與前額，鼻子高起而狹，而適過蒙古利亞人。關於這些特質，其次序是，猴子，黑人，蒙古利亞人，高加索人。由這個次序好像是自猴子起，高加索人的進化最高。然而還有許多的特質與此相反。人比較無毛，是人與猴子最顯著的區別之一。在黑人，高加索人，蒙古利亞人三個人種之中，高加索人的毛髮最多，而黑人與蒙古利亞人的身體，和細面的皮膚都比較光滑。論到毛髮的形狀，高加索人是波狀毛，最近似猴子，生直毛的蒙古利亞人其次之。黑人的毛髮作羊毛狀，最不像猴子，具人的特性。

頭髮的長，也是人類與猴子最大的區別。頭髮增較短的黑人最近似猴子，但是蒙古利亞人的頭髮却比高加索人的頭髮長，高加索人的進化又在蒙古利亞人之後。

唇的顏色，適與這個次序相反。猴子的唇薄而微帶灰色；蒙古利亞人其次之，第三就是高加索人，最後就是黑人。黑人鮮紅色的唇又最不像猴子。

諸如此類的例甚多，不勝枚舉。約言之，要曉得黑人或是蒙古利亞人或是高加索人最不像猴子，必須就解剖上大多數的特質而言不能單就一族之所遺，他族之所長相比，即斷定誰爲較進化之人種，誰爲最類似猴子的退化人種。作綜合的精確的比較是極不容易的事，現在尙未有科學的結果。所以帝國

論者說他們是進化的優秀人種。毫無科學的根據。

總而言之，所謂「優秀民族」及「劣等民族」者，為帝國主義者侵略弱小民族，開拓殖民地的口實。各民族創造文化的能力，須視其是否有悠久的文化歷史以爲斷。白人二百年來的物質文明的進步，其不自豪概可想見。紀元前兩千多年東方文化燦爛的時候，希臘羅馬的文化，尚在萌芽時期。又過一千多年之後，北歐洲在文化上趕上意大利。若拿歐洲與中國的文化比較，我們的國父也是這樣說「所以說到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在數百年以前，歐洲還是不及中國」。一民族主義第一圖解）各民族在文化上的進步，好比兩個人賽跑一樣。一個偶而跑得快，一個偶而跑得慢的時候，便不能下判斷。尤其是不知賽跑的起點，路上的困難，和要達到的目的地，偶一看見一個跑在前面的時候，不要說他是優勝者。要賽的人多跑幾週，時常是在前面，沒有人趕上他，儘可說是有得勝的希望。帝國主義者只看見現在一時的物質文化，忘却別的民族文化燦爛的時候，自己尚過遊牧生活；又只看見自己文化的長處，不看見自己文化的劣點，所以瘋狂妄自尊大爲優秀民族。其實爲文化不健全的殘進民族也。

### 三 民族主義的精神

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的精神在求世界上一切民族間平等。中國民族自求平等，同時亦求他人之平等。若只求自己的平等不肯以平等待人，便是帝國主義的替身。國父說：「民族主義，即世界人類各族平等，一種族不能爲他種族所壓制」。現在民族間的不平等，祇是人爲的不平等。原來各民族在出發點上都是一樣，無所謂優秀民族，亦無所謂劣等民族。假使任何民族，予以自由發展的機會，必可以創造很好的文化。白種人對弱小民族進行經濟的侵略，政治的壓迫，以及造成一切人爲的不平等，美其名曰「白人的負擔」。是這欺人之語，誰能相信？然我們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破世界上一切人爲的不平等的現象，求得民族間的平等。中國的民族主義對世界民族所負的責任，與帝國主義者對世界所負的責任絕對特殊，中國的民族主義，在求民族間平等的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而帝國主義者對世界所負的責任，就是他們所說的「挑起白

人的負擔來」，去掌握有色人種的政權，替有色人種開闢實業，振興教育，以預備好滅人種滅亡人國家。所以歐風東漸，法國就滅了安南，英國就滅了印度與緬甸。中國也受了列強帝國主義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降到了「殖民地」的地位，以致有亡種亡國之憂。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在對於世界民族所負的責任的性質既不相同——就是，民族主義在求民族間平等，帝國主義在干涉有色人種的自由，造成民族間的不平等。——所以二者的政策也絕對不同。帝國主義者派遣海陸軍去壓迫弱小民族，強訂種種不平等條約，以作政治侵略的根據，和殖民地內弱小民族的實身契。輸出國內的剩餘的資本於殖民地，作種種經濟的侵略，並及吸收殖民地的原料，以便再生產。同時，又在殖民地開設學校與建立教堂，以軟化弱小民族反抗他們的民族精神，使他們好順利的施行侵略；創設醫院，修築小軍，以遮蔽他們的標榜，使殖民地的人對他們歌功頌德。然而民族主義則不然。民族主義以根本精神在求民族間平等，所以民族主義的政策，也是求民族平等的政策。我們的國父說：「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送陷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國民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

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民族主義第六講》

民族主義的精神既然就是民族平等，然實現民族平等的方法不可不注意。民族自決，就是實現民族平等的唯一的方法。要曉得民族自決是達到民族平等的唯一的方法，我們先就要明白民族自決的意義。民族自決，就是主張任何民族，無論該民族本身在文化、政治、經濟上如何落後應該由該民族自己決定和主持該民族內部的一切問題，任何其他的民族，不能假借任何口實，干涉其內政，損害其獨立。假使民族自決的原則沒有確定，民族平等的理想就不能實現。因民族有民族自決一原則來限制，舊的不平等才廢了，又發生新的不平等。反覆尋仇，一再爭鬥，世界必永無和平之一日。所以民族自決是達到民族平等的唯一大道。中國民族主義中國民族的自決，就是中國民族自決所獲得國際地位平等的方法。中國民族國內之弱小民族，扶掖之使之能自決



自治，是使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方法。援助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自決，也就是使被壓迫弱小民族能够解放，得到平等的方法。達到民族平等的目的，所以，民族主義的精神，在民族自決的方法。

不承認所謂「優秀民族」與「劣等民族」這種人種差等的觀念。世界上一切民族，皆有發展文化，創造文化的功能。弱小民族不及歐美帝國主義的物質文化那樣發達，是因為受了橫暴的帝國主義的壓迫；甚至求生存就不可得，那有發展文化的機會！美國最近的文化人類學的偉大的代表亞士說黑人不如美國人，是因為黑人受了美國帝國主義與美國人處於絕對平等的地位；以為黑人與白人若處於平等的地位，則其前途，未敢限量；乃是一個科學的例證。他以接近科學上的根據，論斷一種流俗的說，說白人是代表人類中較優秀的人種，是一種錯誤。正足以證明帝國主義者妄自尊大優待民族的荒謬，而證明我們的國父的民族主義的科學性。因此我敢斷言現在民族間一切不等的現象，都是人為的。中國民族求自己從不等的地位，進到平等的地位，來自世界打不平，把民族間的人為的不平等，打成平等，使一切民族都能暢達其生，都能向上發展，創造文化，促成世界的大同，是中國民族應有的精神，也就是民族主義的精神。

這一次的戰爭，已打出了實現民族主義的機會，喚起了民族間要求民族平等的自覺。現在美國的朝野人士，提倡民族平等，廢止過去種族上的歧視，已開始成了一種運動。其具體表現為：(一)今年二月前鋒論壇增刊戰後珍珍女士演說謂，美國人如放棄其對有色種族之偏見，即使在軍事上獲勝，亦將喪失其在戰後新世界之地位，因今日之世界，多為有色民族，而日本在亞洲之宣傳無不以英美對有色種族之意圖為主題。賽女士並主張聯合國應以絕對平等的地位對待中國。(二)美國工業組織委員會通過一議案，主張美國應當取消歧視華人的移民法，使中國人民與歐洲人民，享受同等待遇，以對抗日本指摘美國缺乏真正和平而戰的故意宣傳。(三)羅斯福總統夫人今年四月宣佈稱：「美國今後如欲獲得勝利及和平，現在必須承認民族平等及信仰自由。吾人，向稱為白種人在人類中為特殊民族，但現在必須打消此種觀念。」又於五月在紐約所舉行的未來世界秩序討論會中演說：「所謂白人負祖之時，期業已過去，此後吾人無論對何種族均應平等視之。」(四)美國國務卿威爾遜五月間演說稱：「種族前色宗教各項歧視之消除，應為此次大戰之和平自願。吾人之勝利必須帶來一切的自由解放民族，因種族信仰前色而生之歧視必須廢除。」(五)美國政論家司賓克斯博士在其所著取消排斥華

三民主義半月刊

人一文上力言對華歧視應根本取消，種族平等是建立新世界的先決條件。

(六)拉鐵摩爾在一月份外交季刊發表之「爭取亞洲民主之戰」一文中，特別說明中國「是在創造一個新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民主主義之混合制度的消滅。」(詳見九月二日大公報)(七)最近美國參議員湯斯主張聯合國家的消滅。(八)詳見九月二日大公報(九)最近之決心，建議於八月二十九日，(即中英簽訂南京法權一百週年紀念)簽訂廢除治外法權之協約。此等例證，不勝枚舉。還證明了我們的民族主義的偉大，我們這抗戰的國家，官方的政策雖未能矯正以往的錯誤，然民間的輿論已非昔比。英國投華委員會最近(見八月廿四日重慶各大報)宣佈其政策謂「中國之門等與聯合國同流合體，中國已被認為英國之盟友，並立於同等之地位。……若干人士現尚未認清中國在盟友地位上所具之權利，與其在共同門等中所居之絕對平等地位。根深蒂固之思想與行動欲棄絕於一旦，固非易事，而調整之努力亦形延緩而困難，蓋此係使英國一反其以往之政策也。」又謂「須知中英間有條件之完全平等，乃求取有效合作之要素。……若人不能以須以平等對待中國，且可自中國有所學習」。再者，英國新開界亦正在轉變其論調。曼斯頓特導報為響應美國時報主張以消種族之間的優越感與卑下感，實行民族一律平等，特為文評論其事，並謂，聯合國家必須以絕對平等之基礎對待中國，這又預示我們山民族主義必克服帝國主義的戰爭的精神，就是我們的民族主義必勝利。但我們覺得只有中國民族主義勝利之日，才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律解放之時。必得各民族不受人為的桎梏，能享受平等，一種新的世界文化才能產生發展與進步。這是最近科學對我們的啓示，也是我們的革命的要求！

註一：Harbert Spencer,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卷一，第五至第七章  
註二：Alphon W. Smail, General Sociology, P. 247  
註三：F. Boas,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P. 29  
註四：同註三，二九頁  
註五：根據 A. L. Kroeber, Anthropology, Pp. 62—81  
註六：Knight Dunlap, Social Psychology, Pp. 20—22



# 民族意識與民族力量

張金鑑

神聖的民族抗戰大業，在艱苦播殺底叢雜過程中，其勝利與成功的關鍵，全賴我全民族的力量能否加強及作集中統一的有效運用。然此目的之抵達，又係以民族意識是否強烈與一致為其先決條件。因為民族意識就是支配人羣生活與行動的共同認識或信仰，這認識或信仰的深刻極至處便能發生偉大的團體力量，並足以指導力量，規範力量，使用於協調一致的方向。所以我們若欲加強和統一民族的力量必須先加強和統一民族意識。

實在說，民族意識就是維繫民族生存的基本要素，離開了民族意識就無所謂民族這種東西，因為民族是社會的產物，是多數人由於同一聯繫物所成的人羣組織或結合體。這同一聯繫物就是一致的意志或共同的認識，換言之，便是由自然勢力和利害關係所流化成的民族意識。誠然，民族形成的因素是超乎自然的「王道」，包括血統、生活、言語、宗教、及風俗習慣五大因素。但這既非構成民族的促進力量，不是必然的決定因素；祇是民族造成的原料，不能說民族就是這些東西。比方說，汽車是由鋼鐵、橡皮、玻璃、油漆等物所造成的，不能說鋼鐵、橡皮、玻璃、油漆等物就是汽車。血統、生活、言語、宗教、及風俗習慣等民族構成原料的適當的配備，加工的製造，變質和功能後的新產物才是民族。民族雖是「由於」血統、生活、言語、宗教、及風俗習慣的，但并非「就是」血統、生活、言語、宗教、及風俗習慣的。然而，民族亦不是「非」或「反」血統、生活、言語、宗教、及風俗習慣的，實是這些因素的高級綜合，而成爲「超」血統、生活、言語、宗教、及風俗習慣的。

我們知道，基於同一血統的聯繫而成立的人羣結合是種族不是民族。一個種族可以成爲兩個不同的民族。一個民族亦可以包括兩個不同的種族。由於人羣的交往和通婚，世界上已無純粹血統民族的存在。民族實在起着種種的混合體。新興的奧利堅民族固然是溶化安格魯薩克森民族，亦何嘗不合

有大量那狄(Zorg)阿爾濱(Albin)及地中海種族的混血。我偉大光榮的中華民族亦是漢滿蒙回藏苗夷諸族溶化混合而成。溶化混合而成爲一種超血統的共同聯繫物或不可分離的連帶體——這就是所謂民族意識。

生活方式的相同誠然足以促成民族的形成。但生活方式相同的人們所結成的階級，是職業，不一定是民族。所以生活方式相同的人們不必屬於一個民族。而一個民族亦自然可以包括很多生活方式不相同的組合。一個民族最好是使用同一的言語和文字。但事實上，一個民族的構成分子亦有使用不同文字和言語的。至於宗教、風俗、習慣等因素亦同是這樣，不必與民族有周延一致的必然或絕對的關係。這樣的事例，只要把現存在於各民族的現勢略加觀察，便很容易發現。這裏亦用不盡引述許多。

民族是精神的產物，是意識的產物，由于血統、生活、言語、宗教、及風俗習慣的交接激發而造成另一種高級的綜合的共同因素，使之結合爲要感相關利害相同生死與共不可分離的人羣組織。這共同因素是精神的交織，是心弦的共鳴，是人格的同化，是靈魂的合一，是願望的集中，是信仰的統一，這就是民族所賴以維繫其生存的民族意識。

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及階級意識亦有區別。因為國家是由武力或霸道所造成的，國家的構成員是強制的服從一個政府底權威者，他是政治或法律的產物。民族是由自然力或王道所造成的，其構成員要自覺自願的結合起來爲共同的使命作聯合的努力。民族是文化和倫理的產物。這兩種不同的意識，在某種情形下是可以發生衝突的，所幸中華民族是同一的，民族與國家合而爲一。民族意識亦就是國家意識。二者在中國并不至於發生衝突，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很少見的幸事。

階級是經濟的產物，經濟的結合。所以階級意識是爲實現其經濟利益或滿足其經濟慾望的一種共同思想形態。這種利益是民族利益的一部份，必須

由民族意識或民族鬥爭的方式實現之，方是真實可靠的。否則，離開了民族利益企圖實現其階級的經濟利益，不是要錢不要命反受其害，就是中途墮落，轉而歸依於民族。惟利是圖的資本家有不惜以軍火售給其民族敵人者，爲了使用國外津貼亦有給敵人作第五縱隊的。這種短見的不智的卑劣的行爲爲必反食其害。上次歐洲大戰，各國的共產黨放棄了「工人無祖國」的口號，參加國家鬥爭，蘇俄於革命成功後掩掩世界革命的旗幟實行「一國內的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於全面民族抗戰發動後亦宜歸併於三民主義。這都是在今日階級意識通過民族意識的事實證明。

民族意識，是超越種族超階級超宗教超政治的思想形態。這思想形態是一種客觀事實或實在體的反映。實在體是由歷史遺業、地理環境和生命動力三者混合溶化而成。歷史遺業是這羣人（民族）過去的共同奮鬥和聯合努力的結果或記憶。這亦就是由他們的身心血脈所創造的文明和文化。這歷史是光榮的，這文化是有價值的，他們不但在過去協力造成了這歷史和文化，並且願意努力永遠的保持之發揚光大之。這種共同保衛和發揮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底信仰，志願即所以反映民族意識的產生。

人類不能離開土地而生存，其生活的物質和憑藉都來自土地。人的生活與土地是合在一起的。一個民族通常都是居住在同一的地面上。德魯費希特和奧爾賓士都說一個國家必須獲得其自然的地理疆界，才具有實在性。我以爲民族亦該是這樣。嚴格的說猶太人，不能算是具有實在性的民族。民族爲要維持其生活，就須協力保衛其生存憑藉的土地，土地成爲人的生活憑藉物，不單是由於土地的本身，並且是由於人對這土地的倚賴，開發和經營。土地改良和經營是人羣努力的創作，是人羣血汗的結晶。因此那保衛土地的信念，更進而爲愛戀土地的熱情，這種信念和熱情的交相結便形成所謂民族意識。

民族是人與地的結合。人就是創造這共同歷史的主人。地就是這羣人生存與活動的憑藉。民族結合的目的在發展其生命，增進其生活。歷史的保持和發揚在充實光大民族的精神生活，土地的保衛和開發是在滿足民族的物質

慾望。換言之，歷史與土地都是民族生命活力所賴以發展運用的憑藉。求生存，謀安全是人類的根本要求。同歷史地理的人們爲滿足這種慾望和要求的意念和協力，便形成民族意識。

民族意識既是維繫民族存在的要素，必須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才有堅固的民族組織。我們知道組織即力量，所以民族力量的擴大，實基於民族意識的強化。那就是說民族意識必須是自覺的活躍的，能成爲支配民族行動的決定因素；民族意識必須是統一的完整的，使民族力量運用於一致的方向。否則，民族意識的消沉便是民族本身的衰落，民族意識分裂便是民族自身的崩潰。民族意識是順乎自然力量而產生的，但民族意識亦可用人爲的方法以加強之。

這人爲的方式可分爲消積與積極兩方面。當一個民族的發展遭受異族的阻止，一個民族的生命受到異族的威脅時，便被迫的益加提高其民族意識，密切其民族團結，加強其民族力量。因爲壓力愈強反抗力愈強，中華民族因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把一蹶不振的民族意識恢復了提高了。這被迫促成全體意志的統一及行動的一致，在堅固的團結下，發生了偉大的力量，掀起保衛我民族歷史，文化，土地，獨立，自由的神聖抗戰。這是在被動的情勢下提高了民族意識，加強了民族力量。至於積極的人爲方法去提高民族意識，加強民族力量，則在於教育培植，輿論的造成，宣傳的運用，政治的推動，社會的裁制，共同組織的顯明化，集體信仰的統一化，羣衆感情的熱烈化。抗戰以來，我們在這些地方雖有不少的努力和成就，但是其程度還不够，應該在這些方面再進一步作更有效的努力，才能提高民族意識，加強民族力量。

總而言之，民族是人類爲滿足其生存慾望時由於共同意識的維繫而構成的人羣組織。這共同意識就是由若干的自然共同因素如血統、生活、言語、宗教、風俗、習慣等，在一定期間，溶化混合而成的民族意識。民族離開民族意識便莫由存在，而民族力量的加強亦賴於民族意識的提高與統一。這是民族革命抗戰大業在長足進展中，我們應當有的深切認識。



# 大唐天子萬歲！

易君左

郭子儀與李光弼是大唐中興的雙翼，這是誰也知道的。真的，他們心目中只有一個國家，其他一切私人恩怨或是不小恩怨都不放在心裏。郭子儀是華州鄭人，身長七尺二寸，是一個武舉人，一漁陽擊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安祿山造反，朝廷詔郭子儀任朔方節度使。這裏順便講一個小故事：當安思順做朔方節度使的時候，郭子儀同李光弼都當牙門都將，但是郭李兩人相處並不好，每當同食吃飯，總是互相怒目而視，不交一言，及到郭子儀代

，果然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這樣晝夜不分的和賊廝纏，賊軍疲乏極了，又同李光弼懷恩等大破賊軍于嘉山，斬首四萬計，獲人馬以萬計。河北諸郡，聞風紛紛斬賊守，迎王節。

明皇（玄宗）入蜀，太子即位靈武，就是肅宗，下詔班師。郭李兩人率步騎兩軍到行營。不久安祿山死了，賊酋安慶緒遣衆十萬屯於陝西，旌旗鉦鼓經百餘里，聲勢浩大，郭子儀這時充朔方河東副元帥，兵到新店，發生了遭遇戰，他就將大軍橫斷賊營，在襄陽中射出十發技箭，賊營亂了，喊道：「回乾兵到了！」又是大敗，遍野盡是死屍。安慶緒渡河保守相州去了。于是河東，河西的州縣都平定了。肅宗回朝，肅宗擢列陳兵，親迎于壩上，慰勞他

，又還沒有打定主意；過了十天光景，朝廷有命叫郭子儀李光弼統兵東出潼關。李光弼走進來對郭子儀說：「一死固然是願意的，但我有我的妻子，請你請求上面免了吧！」郭子儀忙去跑，攜着李光弼的手上堂說：「現在國家大亂，皇帝憂勤，非你不能東伐，這是懷私忿的時候嗎？」于是兩人握手而哭，以忠義相勉。

正待北關范陽，直搗賊巢，兩軍奮戰，唐明皇（玄宗）入蜀，太子即位靈武，就是肅宗，下詔班師。郭李兩人率步騎兩軍到行營。不久安祿山死了，賊酋安慶緒遣衆十萬屯於陝西，旌旗鉦鼓經百餘里，聲勢浩大，郭子儀這時充朔方河東副元帥，兵到新店，發生了遭遇戰，他就將大軍橫斷賊營，在襄陽中射出十發技箭，賊營亂了，喊道：「回乾兵到了！」又是大敗，遍野盡是死屍。安慶緒渡河保守相州去了。于是河東，河西的州縣都平定了。肅宗回朝，肅宗擢列陳兵，親迎于壩上，慰勞他

，郭子儀咽流涕，誓死報國。到了代宗的時候，僕固懷恩反了，聯合土蕃回紇，犯奉天武功。郭子儀奉命爲朔方副元帥率兵屯商州，僕固懷恩不敢進。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又引誘土蕃回紇黨項幾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令郭子儀屯奉天，代宗問破賊的計劃，郭子儀回答：「他們是不會有辦法的！因爲僕固懷恩本是我的舊將，雖很驕勇，可是素來不得士兵的擁護，現在所以能够爲亂，是挾持那些思歸的人而來，這些人都是我的舊部，對他們素來有恩信，他們必不忍心再來造反」。代宗說：「那末，就好了！」賊進攻滑州，先鋒到了奉天，許多將官請求進軍，郭子儀說：「敵深入，利於速戰速決，他們的部下向來感激我，我故意假護兵之計，他們一定會散夥的！」於是下了一個很嚴厲的命令：「那個敢說戰的，斬！」

郭子儀率本軍東討，與李光弼合破史思明的賊軍萬餘人。賊軍跟着國軍，行止不離，郭子儀選五百騎兵出來挑戰，又大破賊軍于沙河。于是國軍去守常陽，安祿山越發派出精兵幫助史思明。郭子儀

，大規模討安慶緒的計劃開端。九節度使的聯軍，並不立帥只派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郭子儀到衛州，安慶緒分作三軍迎戰；子儀選三千名射手伏藏一處，交鋒時假裝敗逃，賊一擁來追，箭發如雨，賊軍震駭！國軍一鼓收衛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澆水灌城，灌了兩小時，還不能破，城裏的糧草完了，圍成人吃人的慘象，安慶緒求救于史思明，史

，堅壁清野的對待賊兵，恰巧僕固懷恩又死了，回紇和土蕃互爭領權，生出意見，分營而居，郭子儀知道了回紇素在城西，就派總牙將李光弼等去遊

，一定不堅定，一戰定可以把他們打敗」。挺身交戰

，圍成人吃人的慘象，安慶緒求救于史思明，史

，堅壁清野的對待賊兵，恰巧僕固懷恩又死了，回紇和土蕃互爭領權，生出意見，分營而居，郭子儀知道了回紇素在城西，就派總牙將李光弼等去遊

說：「約同乾打土蕃；回乾不信，說：『郭公果是這道裏嗎？你騙我的吧！如果在這道裏可見嗎？』李光瓚就寫一封信呈郭子儀說：『現在寒暑不敵，難以力勝，從前與回乾相約很厚，不如挺身出而親受虜辱他，可以不戰而下！』就有人主張：去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帶銀錢五百萬，以免危險；郭子儀笑道：『這反而害我了！』立刻只帶了幾萬門門而出，却使人傳呼說：『令公來了！』回乾大喜，回乾的大帥合胡祿，都督葉萬壽，是回乾可汗的弟弟，正拿著弓，裝上箭，站在陣前，郭子儀就把鐵甲一齊卸下來，給也丟了，幽幽的進來，回乾各酋長驚喜交乘的說：『真是我們的父親！』一齊下馬羅拜，郭子儀也下馬，握著葉萬壽的手，誇獎他說：『你們回乾有大功於唐，唐朝報答你們也不薄，怎麼負約深入我們的地方？把以前的功勞一齊抹殺，結仇結怨，背恩忘德，幫助敵人，那裏還體面啊！再說後商懷恩是一個叛君棄母的人，對於你們國家有什麼幫助？』葉萬壽帶着悔悔的神情答道：『懷恩欺我了！他說：大唐天子已經死了，你——令公也死了，中國沒有主持的人，所以我以聯同聯軍，現在才曉得大唐天子仍是他在，令公也在這陣前，懷恩自己倒被天殺了，我們還肯和你受難嗎？』郭子儀於是進一步的勸導他：『吐蕃真難得理啦！乘我國有難，他們也不領舅甥的禮節，專欺我們的邊鄙，披瀝我們的糧餉，搶去我們的財寶，馬羊雜畜長幾百里，這是天所以賜你的！快同我們合師吧！把敵人殺了，那些財寶就可以取得，你們打算，就是再便宜沒有了，這真是一個不可與的機會！』葉萬壽說：『我被懷恩所欺，太對不

住你，現在替你盡力打土蕃來謝罪。』回乾兵聞聲，左右分兩翼向前端來，郭子儀的部下也慢慢的攙攙，郭子儀使用手一招不許他們如此，於是取酒和回乾的酋長同飲。葉萬壽使郭子儀先飲酒來立誓：子儀把酒洒在地上，說道：『大唐天子萬歲！回乾可汗萬歲！兩國將相萬歲！有負約的在陣前打死，滅絕全家！』酒杯送到葉萬壽手裏，也照樣以酒洒地，說道：『照著令公的宣誓一樣！』於是各酋長都大歡喜，說：『從前我們兩個陣交戰，巫師說，還回出有安穩，不會與大唐交戰，會見着一位偉大的人物而回來，現在果然！』郭子儀就趁他們三千匹綫，酋長分出一段賞賜巫師。郭子儀大功告成的回來了！這晚，吐蕃大約是已經探知回乾變動了，就悄悄的引兵遁去。葉萬壽領人馬去追，郭子儀也並帶一塊兒去追，追到靈台的西原，一戰而大破之，殺土蕃以萬計，回乾請買馬萬匹，地方官因為公款不足，只買了一千匹，郭子儀說：『回乾有大功，應該准如所請。』就以萬匹馬與回乾，替國家立威信。

德宗即位，尊稱郭子儀為尚父，在建中二年死的，享八十五歲的高壽，陪葬建陵，諡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庭，真是極壽極死的哀哀了。他的品格行爲值得後來取法的極多，舉幾個例吧！他生前送過伴臣如程元振魚朝恩一般人的讒害，雖當年在外部兵，但是一經奉到朝廷命令，就馬上就道，對國家是赤熱的忠忱，所以讒間不容易壓倒他。不僅如此，因為他有這種偉大的人格與赤熱的血誠，常常產生一種偉大的感召力，如上面所說成爲我國民間傳說最流行的故事的「單騎見回乾」，即是一例；

魚朝恩也有一次約郭子儀，有人密告說：是將子他不到，部下的人都要求帶兵護衛，他一概不準，只帶一隊家童前往。魚朝恩用驚奇的眼光問他：「何以帶的人這樣少？」郭子儀具實以告，魚朝恩良心發現，哭起來了，說：「如果不是你這位長者，那裏還不生壞的嗎？」又如田承嗣是一封開謀不軌性情桀傲的人，郭子儀派人到魏地，田承嗣就四壁下拜，並且請着他的驢頭到派來的人說：『我這個驢頭從來不下屬於人的，現在還向令公一拜！』郭子儀的部下老將好幾十人，都被封王侯；他的幕府六十餘人，後來都做了將領官；郭子儀的指揮，感激他的恩德，好似家人骨肉。他有八個兒子七個女婿，都做朝廷的大官，有幾十個孫子，他自己都不能盡識，讀安的時候，他只好合笑着點頭罷了。所以在中國歷史上郭子儀是一位富貴壽考全始全終而又立下了豐功偉業的典型人物；他以一身係天下安危者二十年，與李光弼齊名，而實厚得人就遠過李光弼了。

我們再講講李光弼。李光弼是營州柳城人，生性嚴毅沈果，善騎射。他做河西王忠嗣的兵馬使的時候，王忠嗣就說：『將來帶我的兵，就是光弼！』安祿山之亂，郭子儀做了朔方節度使，首先向玄宗推薦李光弼是良將之材，就封他爲代理御史大夫，他就率朔方兵五千，出上門，東取常山，駐軍真定，那時賊將史思明等攻臨陽，他接到賊將安思謙不毀，用了安思謙的獻計，據城以待，第二天史思明以二萬兵進犯，李光弼軍用勁弩五百射之，賊敗退；同時那臨陽的賊軍五千人到了九門，李光弼偵知實情，就提輕兵，掩襲敵，備着賊軍正吃飯，一齊襲





# 納粹的種族論(續)

宋國樞譯

## 三 種族的危機

羅森柏由是推論說明在人類史的任何時代，高等種族永遠受着一種危險的威脅，這種危險，就是高等種族傳染下等種族的劣點，就是高等種族和下等種族血統混合，也就是血統混亂以後，北方族特殊的靈魂，和雜認定的價值，必然逐漸變質，腐化起來。譬如猶種族腐化的現象，已促使阿德里亞帝特高尙血統的苗裔，全歸消滅，印度、波斯、希臘、羅馬，都是經過一度光明燦爛的時期以後，相繼陷於衰敗，慢慢的被天然淘汰，以至於完全消滅。日耳曼族侵略各地而成立的國家，亦已大部份消滅，究其原因，無非是日耳曼高尙血統，和下等種族發生接觸之後，彼此混合，本質變壞，難逃優勝劣敗的天演公例。

同樣的危險，不降威脅德國。有一個時期，羅馬天主教，挾其慈悲和平親愛的教義，被日耳曼族的英雄主義，和愛惜名譽的心理，包圍在這個打擊之下，幾乎覆滅。要知道世界同一宗教，即所謂公教的思想，事實上不是北方族固有的思想，乃是東方西利亞和猶太族傳播出來的，因為在這些種族自立的價值表上，第一推重慈悲和平親愛的道德。公教主義從東方傳到西方，會迫使西方世界對牠表示輕視，不知西方世界的基礎，是另一種的種族觀念

，和另一種的道德觀念，因為這個關係，歷史上就有許多特徵，例如教皇和帝國的衝突，宗教戰爭，反異教徒的戰爭，反宗教革命運動等等，都是雙方無法避免的衝突，後來十八世紀的人和德意志人(Hetero-ethnics)又利用別種方式，完成統一運動的迷夢，創立人道教，使人類人道化，使未來人類都抱着大同的理想，把一切的人種和國族思想，都溶於一體，於是所謂「光明時代」的思想，又從新威脅德國固有的精神。其時德國精神，復受到下列種種威脅，例如不平等的共產主義，猶太的食利主義，認定世界祇有一個真理的唯智主義，深信人類具有同樣審美觀的唯美主義等等，幾乎使德國人落入陷阱萬劫不復。自日耳曼族和異族通婚，尤其是和猶太族混合血統以後，自族的純潔性質，到處受損害，永遠遇到破壞。這種傳染來的病根，非常可怕，幾乎把德國沉淪於不可救藥的地步。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世界大戰，是北方族瀕於消滅的嚴重階段。幸在這時機裏，原始北方族固有的信念，還能够在一般國民和優秀份子方面，活潑地表現出來，還能够保存極大的推動力，使千萬的德國人，成爲名譽與祖國，效命疆場，戰死如歸。

那些身穿灰色軍服頭戴鋼盔的德國兵，都抱有忠誠報國的英雄氣概，足徵血統內原有的優能，始終沒有減滅，這些爲德國令名而陣亡的二百萬人，就是

爲古日耳曼族的信念而犧牲，到這種種信念，還要更活潑地表現出來，把所有傳染來的污垢，掃除淨盡。可說這二百萬的犧牲者，業已感動數百萬的國民，大家很興奮的在卅字旗領導之下，——不是在公教十字架領導之下，——努力奮鬥，使他們先烈的鮮血，不是無益的空澗，使第三德國得以建立和鞏固，使日耳曼族革命的靈魂，在新國家裏面，充分表現。

## 四 國社黨的政策

試問希特勒從羅森柏所稱述的種族信念中，推測其察結論呢？

他很明瞭德國民族不是純一的血種，因爲構成德國民族的許多種族還沒有溶化於一體之中，可說還是錯綜雜亂在那裏互相混合，講到由於血種混雜而產生的劣點，就是：德國人還沒有這個同心一德的天然知覺，使他們在危難時期，自動造成統一的陣線，抵抗外侮，德國人的個人主義還未十分深刻，他們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四處發散。但依希特勒的見解，這個現象，却是一個優點，因爲如果一個業已達到高等程度的種族，和其他次等的種族混合血統，溶於一體，那末，這個由溶化而成的新種族，在程度上，必較原始的同等種族祇有低劣。德國民族，還沒有發生趨於一致的溶化作用，顯然易見，到處都有小部份的高等種族，差不多沒有和其他種族混合血統，這個高等種族，就是北方族。希特勒就想利用這個優點，使德國和國社黨，確立一種目的，就是儘可能範圍，努力保存北方族珍貴的血統，避免一切傳染，力求發展，並保證這個血統的

畜，在團體裏取得領導地位。他說：「世界歷史是少數人創造的，這班人在數量上，雖是少數，但在意志和決心方面，卻代表多數。」因此，國家最高層上的使命，是採用適當方法，在羣衆裏面，做一番挑選工作，務使高等種族，得以領導國家，因為高等種族的苗裔，具有血統內天生的優能，惟有他們，纔能完成最高文化的使命。這個挑選工作，當然不易做得盡善盡美，但是定能做到，而且必收極大的效果。

## 五 反猶太運動

國家除應完成這個挑選的任務以外，還有一種同樣重要的消極任務，就是該竭力防制下等種族，尤其是猶太族，利用傳染方法，這等德國種族。我們知道反猶太的運動，早已盛行於德國，降及十九世紀，因為猶太族在資本主義的發展裏，占有重要位置，這種運動，就格外嚴重起來。十九世紀中葉，一八四七年，猶太人在普魯士境內，取得民法上平等待遇，和出任官職的自由權，其時打鄧梯格（Lafontaine）和布魯塞爾（Brunner）在普魯士邦議會宣言說：「今後的問題，應是如何使耶教徒，從猶太權力之下，得到解放。」這項宣言，事先得得俾斯麥的同意。十九世紀的末世紀，反猶運動，益形尖銳，一八八〇年左右，斯多克爾牧師，將反猶政策，正式列入保守黨的政綱，但這個運動，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激烈。希特勒自己說過，當他注意猶太問題的時候，反猶太的人，還沒有占得政治上的重要位置，有時他們還受人嘲笑，他們的著作，亦還沒有受人歡迎，不但不受人歡迎，有時還受人指摘。一九

一八年的革命，把存留於猶太族和國民間的最後障礙，掃除淨盡，從此以後，猶太族在德國的勢力，蒸蒸日上，不過以相反方面，反猶太的潮流，也就日見消湧。國社黨執政以還，反猶太的狂熱情緒，發展到可怕程度。德國人對自己種族所抱的信念，過分激昂，以致認猶太人為萬惡的淵源，為阻礙北方族自由發展的主要世仇。他們說東方和猶太勢力，促進羅馬天主教的公教運動，猶太人永遠是寄生蟲，附着他人身上，吸吮他人血肉，猶太人又是馬克斯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的推動力，德國社會主義和俄國激進主義的領導人物，都是猶太人。猶太人更是最可怕的危險份子，他們自己嚴守種族主義，例如猶太教的男子，永不娶耶穌教的女子為妻，但他們鼓勵猶太女子和耶穌教男子結婚，生產混合血種，使他們喪失血統的純一性，易受猶太勢力的支配。故文化的危機，西方的衰落，尼采預言的腐敗，並經他認為現代世界最大的危機等，業已由萌芽而滋長，猶太人應負大部份的責任。如果我們檢查希特勒和其黨徒的宣傳，應該承認猶太人正在變成德國的統治者。他們操縱新聞事業，文藝、戲劇、電影等等，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裏，他們占有四分之三的醫生、律師、法學家，他們的勢力，已侵入大學和公立教育機關，可以隨時製造輿論，把持交易所和斷斷財政，而而言之。他們是國會和一切政黨的保護人。由於這種原因，國社黨認他們為德國的最

大仇敵，指責他們在戰爭時期，宣傳極端和，使國民氣餒，暗地將長勝的德軍，從背後一刀刺死，凡兩塞和約的簽訂，條約義務的履行，德法世仇的攜手，楊格計劃的接受，六十年訥實的甘心輸誠等等，

無一不是猶太人造成的罪惡。然而純一的北方族，竟忍受猶太人和猶太化的日耳曼人，侵入現代文化的主要領域，這是何等危險的事啊！

## 六 國社黨反猶太的步驟

希特勒執政之初，立刻公開發動反猶鬥爭，指責猶太人在國外，尤其在英美兩國，組織宣傳機關，宣布希特勒革命的恐怖行爲，故德國政府遂遭種種情形，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下令查通抵制猶太人在德國的一切事業，於是境內到處騷亂，感四日之久。事變平息以後，德國政府更採行各種步驟，目的在壓迫猶太人，使退守原有範圍，不得超越一步。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所頒法律第三條，其爲著名。該條規定德國所有公務員，必須以隸屬阿里安族者爲合格。從此猶太人不得出任國家公務員。且所指猶太人，並非專指猶太教教徒，甚至包括耶教徒，凡本人雖係耶穌教徒，而其祖父或祖母爲猶太籍之人，亦與猶太人同樣看待，因此，公務員必須呈繳證明文件，證明三代履歷，確係隸屬純一血統，方爲合格。後來，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的法律，嚴禁公務員兼猶太女子爲妻，凡已娶有猶太女子者，不得充任公務員。最後有一整套法規，取締猶太人操自由職業，尤其不得充當醫師或律師，更嚴禁猶太人參與文化事業，充當著作家、批評家、藝術家、音樂家、音樂導師、電影和戲劇演員導演等等。

希特勒以爲採取上項措施，純係迎合輿論界的要求，故利用立法程序，制定新特遇法規，使外來的人，從今以後，再不能肆行侵奪，陷德國種族於

危險境地。希特勒還自稱係採用最人道最公正的辦法。他說：事實上容有許多不能制止的份子，越出正常範圍，但這是革命運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戈培爾亦說：這是生物發展中，必然要經過的幼稚病，不必視為嚴重，多所顧慮。他又說，依照原定計劃做去，至少能避免人民方面將要發生的激烈暴動，完成一種必要的肅清工作，沒有釀成大流血和無益的恐怖。從此以後，猶太人不能再在德國人的心理上，造成控制的威脅。希特勒故意解釋這次肅清運動，以為係採用和平手段，達成任務。在維倫大會席上，（一九三三年九月）羅森柏說：「黨的方面，並不要提倡種族間的仇恨，不過一個民族，總要設法保持牠的優越地位，所以新政府正努力復興日耳曼主義，這是完全正當的措施。黨的領導者，並不要激動德國人仇恨猶太人，反之，他們很希望各個種族，都能保持自己的純潔血統，彼此互相尊重。我們承認猶太族有牠固有的法律，希望牠在固有的範圍裏，能够發展一種文化，適合於自己種族血統上的本能。我們不要強迫黑人歐洲化，但也要使黑人在白人統治之下，保存種族上的特點。我們對促進種族混合的理論，堅決反對，因為動物世界所表現的自然律，亦應在人類方面，受到遵從。種族混亂的結果，不獨不能產生一個民族，而且祇能造成一個雜種的混亂狀態」。

「因此，國社主義要避種族的傳染，尤其是日耳曼族和猶太族完全甚難關係。但是一個種族，不應該有種族的心理，國社主義並不要成立十字軍，反對猶太族，也不要同化猶太族，並且還寬容牠，祇要住居德國的猶太人，不超出國家因其人口

數實特別大的緣故而給予的權利，當然一律從寬待遇。但猶太人應該知道他們是外國人，與德國國民，沒有共同的生活，如果他們設法超越國家許可的活動範圍，政府便要無情地壓迫他們遵守原有界限的範圍。希特勒的徒衆，自己承認猶太人會施行嚴厲的壓迫，以明這種政策收效結果。由此產生種種不可避免的悲劇，使猶太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種種痛苦，由此激動德國國民對猶太人的仇恨，發生嚴重的擾亂。但他們說：「可是必要的手段，業已完畢，大功告成，這些創痕，不久就會消滅，國社黨員一經深信這件事，可以促成德國固有文化的復興，不致受外來種族的阻礙，而變更更本質，實有益於國族的健康」。他們對於國外反對這種肅清運動的憤懣情緒，毫不介意。

國社黨在理論方面，雖不想恢復古代唾棄猶太人的「葛都」Caste制度，但在事實上，却已加以實行。猶太人生活的範圍，業已與其他德國人，完全隔絕，這座壁壘，雖屬無形，畢竟樹立起來了。

我們知道希特勒在一九三五年維倫大會席上，附和反猶的激烈份子，發動最激烈的反猶運動。是年九月十五日，德國國會通過法律，否認猶太人的國民資格和國民權利，只當他們是統治者。以後耶教徒與猶太族的婚姻，一律禁止。更不准猶太人在德國智識界、文藝界、稍有活動，或者連教育耶教子弟的學校，也不准猶太人寄讀。將來恐怕對於購置田地和不動產的行為能力，也須頒發特種執照。

### 七 國社黨革新種族的方法

國社主義，不獨很有系統的肅清猶太份子，從事革新德國種族的工作，而且更從實質與量方面，着手改良血統，一方面增強德國純一血統的生育率，保證日耳曼主義向上發展，一方面保護後代子孫的健康和體魄，使染有某種病症的人，不得繁殖。

當希特勒上台的時候，德國人對於種族前途，咸抱殷憂，這種害怕心理，未始沒有根據。那時候，在生育與婚姻方面，確已產生危機，按德國民族的生育率，本可令人滿意，即在一九〇一這一年的調查所得，德國尚有人口五千六百萬，每年尚能生育男女二百萬人，但以後忽然傳來文明民族害怕生育的心理，大事節育，至釀成種族優性自毀的風習。一九三一年，德國的人口，有六千五百萬，但生育的男女，總數不到一百萬。一九三三年，共生育男女九十五萬七千，平均每人祇生育一四。七，較之法國每人生育一六。三，還要稍形見絀。不過因為醫學和衛生設備的進步，人口總數，還

沒有降落。生育率雖然減少，可是已趨於穩定。尤其是兒童死亡率，亦同樣減少，生死相抵，尚不致影響人口。但是壽命延長，民族也就衰老下去。因此，自力謀生的青年，和依賴後人及公衆維持的老年人，在數字上的比例，從此變遷莫定。這是由於老年人不斷增加的原因。論其結果，婚姻減少，或結婚較遲，離婚日多。關於自動節育這一層，事實其在，無可諱言。避孕方法，日見採用，情勢已趨嚴重，一般人猶認爲正當，甚至柏林市政府擴大救濟事業，使夫婦得向醫生請示避孕方法。在大城市裏，情形嚴重，屢成災害，故有人竟稱大城市爲民族的墳墓。一九一三年，在人口漸五萬至十萬的城市，平均一萬人裏面，尚有生超二八二人；到一九三二年，生超的數字，降至三十一人。人口在十萬人以上的城市裏，一九一三年，生超祇有八人；一九三三年，柏林的統計數字，指示死超一萬四千人之多。

人口數字，實是令人害怕。一九二四年，希特勒著「我的奮鬥」的時候，情勢已很嚴重，使人可以預計百年之後，世界上將剩下二萬萬五千萬日耳曼人！一九三四年，統計專家計算，如果生育率同樣地化下去，到二十世紀的末日，德國只剩下四千五百萬的人口，其中有八百萬不滿十歲的兒童，有一千一百萬的六十歲以下的人。

國社主義，對症下藥，努力挽救頹勢。希特勒宣傳：家庭神聖不可侵犯，是社會組織的原始細胞。兒童是民族的寶貴。凡使國家缺乏健全兒童的作風，是極大罪惡，國家應代表種族未來數千年的歷史，劃然反抗個人自私的動機。希特勒願欲以一種

印象，印入德國人的腦海，使他們認定民族是一個不斷滋長的巨體，倘有生育能力，生機活動力和膨脹力，必須向外發展。他灌輸一種知覺於各個人的良心裏，就是說明：依照生理學的解釋，因爲日耳曼族逐漸澎漲，德國的要求，自屬合理。

因此，國社黨利用報紙、語言、教育、種種方法，從事宣傳，並採取種種立法步驟，例如結婚貸款，大家庭賦稅負擔，對未婚者與不生子女者科徵補充稅等等，無非欲提倡婚姻，獎勵生育。希特勒主義，關於遺點的理論，承認成立家庭、養育兒女，不以維持個人生活爲目的，對於團體的貢獻，當無比遺棄自己、讓他人繁殖血種的人，更爲偉大。故國家並非對大家庭有施恩惠，亦非對未婚者和不生子女者實施懲戒，國家所採取的步驟，純出之於公正，因他理解平均分配國民的負擔，使未婚者和不生子女者，以及負擔甚重的大家庭，雙方得到公允的待遇，而以此方應有的犧牲，補充彼方之不足。

實際上項政策的結果，據說其爲完滿。法國智識界對德國控制婚姻之舉，發爲嘲笑與諷刺，未免失當。德國婚姻數字，在一九三二年，已降至五十一萬。一九三四年，即升至七十三萬一千，計增加二十二萬一千之多，占百分之四三。五；一九三四年，生有數字，爲一百八十八萬一千，較一九三三年，增加百分之二三。以柏林而言，從前有一萬四千人，的死亡，一九三四年已有生超五千四百七十四人。這種結果，當然還沒有達到預期的程度，人口統計專家蒲多弗爾 Bursdorf 說明婚姻的增加，與結婚貸款

款數字，有密切關係。貸款次數爲二二五、〇〇〇。增加的婚姻爲二二一、〇〇〇。至於生育的增加亦即青年家庭增加所致。目前的情形如此，以後能否維持這種進展，難以斷定。德國人對所得成績，尚不滿意，依蒲多弗爾的計算，欲維持德國現有的生育率，必須使每年的生育率，達到一百四十萬，目前祇有一百十八萬一千，相差甚遠，所以新政策還沒有決定的勝利，而且還不知道德國人民，是否有著種族的決心，儘可以說，最初的成績，足表鼓舞了。

國社黨一方面獎勵生育，另一方面更制止生育。這係德國衛生學家對於青年大不滿意所致。據這些衛生學家說，德國青年的三分之一，祇能勉強負擔他們所接受的任務，而不能表現一種健康的工作。他們不知道利用機會，自求改善，祇知消耗體力，致生精力。不久就衰弱下去，所以他們都不是繁種的人。因此，德國雖阻止梅毒、梅毒等傳染病的流毒，或改良工人不衛生的居室，以促進公衆健康，但要種族的地方，還是很多。

國社黨應用徹底方法，從事鬥爭，使染有其種遺傳病的病人，足以危害公衆安全者，從此不能生育，滋養病菌。希特勒所提議的原則，是：「身體和病弱不健全的人，不應該永遠遺傳其疾病於其子孫，故提種族主義的國家，應負起艱巨的教養責任，……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知道身體弱多病，不是一種恥辱，而是一件不幸的事，如果將這不幸染得的疾病，遺傳於無辜的人，那麼，不獨是罪惡，而且是恥辱」。因此，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政府頒布著名的法律，令染有某種遺傳病的

四日，政府頒布著名的法律，令染有某種遺傳病的



人，自動制止生育，否則實行強迫制止。令人民於結婚之時，先取得證明書，證明沒有遺傳病。國家普遍設衛生事務所，使大家易得衛生指導。國條法律，曾經引起無窮的糾紛，原因甚難違反天主教的道德律條。此中詳情，作者將另行說明，現在祇要略述國社黨的立場。國社黨的見解，是禁止生育的法律，不獨在衛生方面，有許多利益，即在經濟方面，亦有顯而易見的利益。徵候法律，準備對四十萬人實行制止生育，約須經費一千四百萬馬克，但就反面說，因取消一輩不健全的嬰孩，而節省的人類。

制止生育的法律，業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實施，現在已對二十萬人施行手續，(譯者按這是於一九三六年七月以前則實施來對於公眾衛生而總成績，究竟若何，無人可以預料。總之，希特勒對着德意志民族說：「如果嚴厲執行制止生育的法律，六百年後，一切的遺傳病，將不能為害人類。」

本刊下期要目預告

民治主義的哲學背景..... 賀麟

民權主義之理論的研究..... 孟雲舉

「民主」與「極權」..... 陳烈甫

科學民主與社會化..... 楚星甫

政治風氣問題..... 蘇克寬

論民族氣節(中)..... 葉乙真

李鴻章與反日外交..... 周子亞

三民主義資料提要..... 本刊編輯室

幾句囑咐話..... 楊玉清

本期的著重點，是民族氣節與民族主義問題。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經過了千磨萬難，到現在還屹立於現代國家之林，自有牠的特別精神。這種精神，就是民族氣節。尤其是當敵人作殊死戰的今天，這種精神，特別值得表揚。梁先生這一篇文章，與當不失為救時的良藥。

主義是動的，不是靜的；是哲學的，不是科學的。王雲五先生為我們將民族主義作了一個科學的說明，使民族主義的理論，更趨於具體，更增加了一些信心。王先生是在中央政治學校教授民族主義的專家。

民族氣節，民族力量，都是與民族主義相連貫的。梁先生這一篇文字，以民族主義為中心，可以說是一個民族主義的綱領。梁先生這一篇文字，在民族主義的範圍內，都是文壇上的老將。他這一篇文字，在民族主義的範圍內，都是文壇上的老將。他這一篇文字，在民族主義的範圍內，都是文壇上的老將。

編輯後記

我們平常有一個最不好的觀念，就是把這件事交給某個人辦，這件事就是我的，不許他人問津。其實，這是一個人最大的缺點。我們應該糾正的。其大從發稿到印出；從印出到寄遞給讀者，這一過程，一點一滴，莫不需要人力，需要血汗。我們在本社同人共負的條件下，能辦到這大的規模，不能不感謝印務部的幫忙，使本報能成爲讀者的好朋友。我們更求作者諸先生多多賜稿，至於發表的先後與其他種種，萬請給讀者一個方便。錢，沒有不開通的地方，也請特別原諒。總之，我們想，那些自山而後，宗到今天，知識愈多的人，所負的責任愈大。願各位心血的結晶，不失白費。

